星期



第卅四號

天笑主任

THE SUNDAY No. 34.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投稿簡章

一本刊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爲主但筆記小品亦酌用文言之稿

一本刊投稿暫收短篇

一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一投寄之稿如欲寄還者須附郵費及掛號費

一報酬由本社酌定不先函商惟概酬現金如却酬者請聲明

一投稿揭載後著作權爲本社所有

一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轉交星期社收

THE SUNDAY,

民國十一年陽曆十月廿二日 陰曆九月初三日發行

星期

第三十四號

編輯者 吳門包天笑

發行者 大東書局

印刷者 大東書局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話四二四二

本刊定價

冊數	定價	郵費 本國	郵費 日本	郵費 外國
一冊	一角	一分	三分	四分
半年廿五冊	二元二角	二角五分	七角五分	一元
全年五十冊	四元	五角	一元五角	二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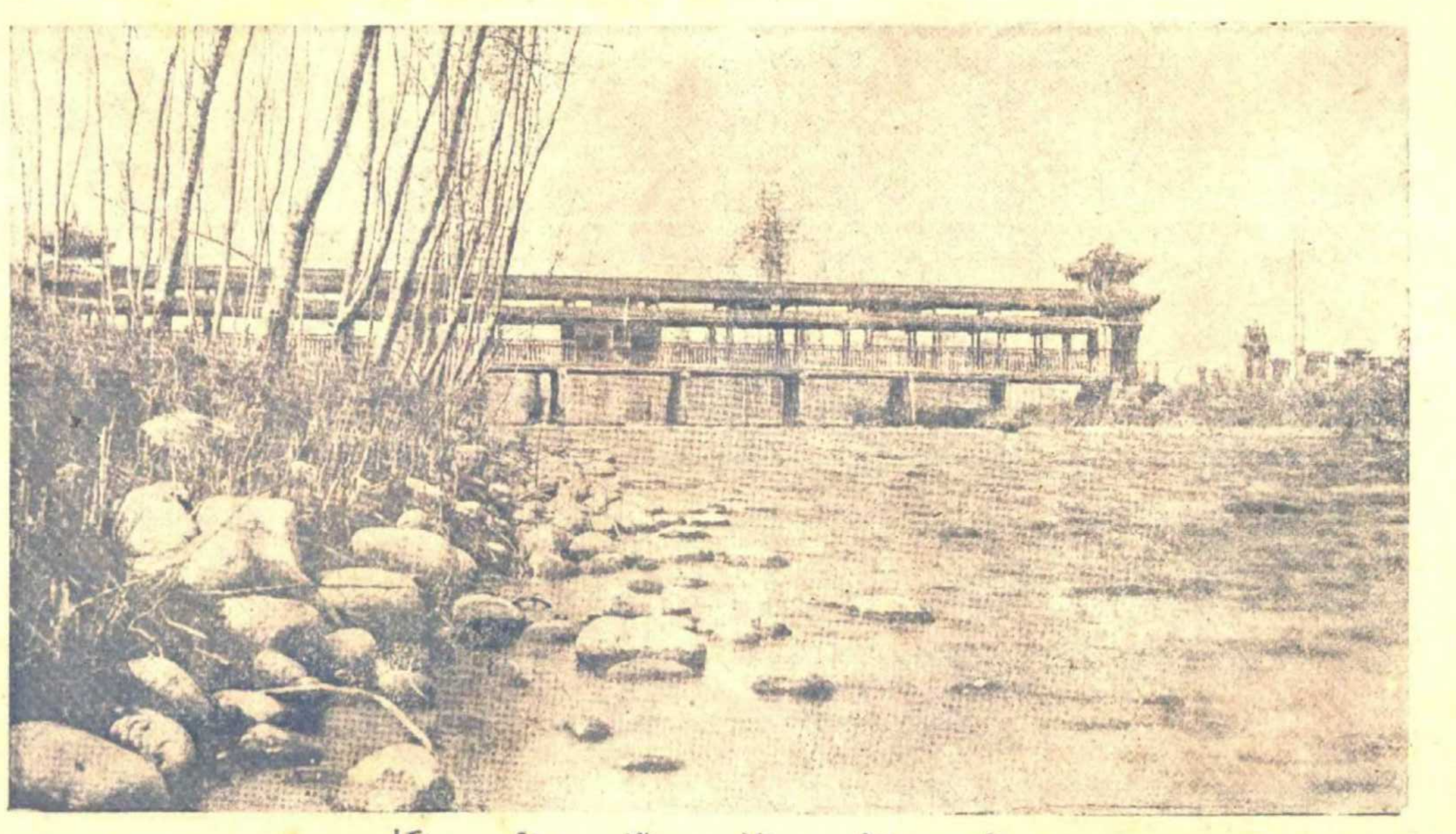
廣告價目

等第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四十元		—
上等	三十元	十六元	十二元
普通	十五元	八元	六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請至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面議



上海百名人中之第一名



成都流溝之橋


同胞注意
國貨精華
不可一日無此君
大長城香烟
大長城牌香烟。係用最上等國產烟葉製成。品質之優美。氣味之香純絕非尋常香烟所能及。君試吸此烟一支。當勝吸他烟數支也。又每罐內。附贈獎劵一紙。積存多張。可換各種貴重趨時之增品。
中國南洋烟草公司


及時行樂
天和風清良辰美景
小曲京戲娓娓動聽
留聲機器百代發明
全家團聚共娛清音
宛然劇場不出門庭
梅派譚調高下分明
價目既廉名角又眞
諸君不信買來聽聽
如蒙惠顧竭誠歡迎
若索樣本只須一信
上海四川路九十九號
百代公司
唱片與機器價目樣本函索即寄



本行爲勸勵儲蓄起見各項儲蓄利息特優章程繁多茲摘舉數例如左

▲存洋一百元滿十年可得本息洋二百六十五元有奇（丙種）

▲存洋一百元以上五年期息一分二厘每半年付息一次（戊種）

▲每月存洋一元滿二十年可得本息洋七百八十五元有奇（己種）

▲每月存洋六元五角八分滿五年可得洋五百元（庚種）

詳細章程函索即寄

新華儲蓄銀行上海分行啟

設在上海天津路五〇八號

電話中央四七一四



星期第三十四號目錄





布衣會

天笑

嗜慾的魔鬼對於人類作總攻擊一個衝鋒先把中等社會的陣脚衝亂了諸君不見現在中等社會中的陣亡者紛紛不絕嗎當時他們想出一個無抵抗的抵抗喚做『布衣會』

這布衣會三字從表面看來也很明白凡是入了這會的人都是只穿布衣不穿綢緞紗羅可是這還是狹義的布衣會不是廣義的布友會布衣兩字在從前可是差不多當一種寒士的解釋當一種不求聞達的隱士的解釋而他們這個布衣會却把布衣兩字當一種表示節儉的解釋

凡入布衣會的人却有幾種規約

顧名思義第一件事他們的衣服全是用質樸耐久闇澹無華的棉織品做衣服對於絲織品毛織品一律拒絕所有棉織物的出品他們自己會裏有個合作布廠凡是會友不但是自己履行布衣的義務連全家夫妻子女都也不能再着華麗的絲織品毛織品要是有人餽贈什麼近於奢侈一類的衣服一概謝絕但是雖然是件布衣却第一要清潔與其着別

種高價的材料衣服而污穢不如布衣而清潔并且布衣又有耐洗濯的性質其他如所戴的帽子原不過護腦煖首現在的帽子動輒十餘塊錢一頂眞太不經濟了布衣會除許人戴極廉價之帽子外另外有一種會帽上面有布衣會的徽章是用極堅韌的黑帆布做的戴得省的一頂帽子可戴五六年每頂不過幾角錢鞋子也只穿布鞋堅牢的皮底不許穿絲襪冬天許穿絨繩所結的襪老年可穿棉襪夏天則穿棉紗襪

布衣會會員絕對不許雇婢僕或者家有衰弱的人自己不能料理無可奈何雇人幫助須先報告會中斟酌允許也不能當他奴僕看待也不許有老爺太太等稱謂須與同餐

布衣會中自己也辦幾處的共同餐室每餐是兩素一葷烹調非常之佳一般會員不在家裏吃飯的或是家中人口簡單的省得家裏舉炊就到會裏的共同餐室中吃飯很覺便利倘然家裏人多或年老年小不便到會餐室的在家中自行舉炊也照兩素一葷的辦法惟過六十歲以上的老人得加一葷

布衣會的婚嫁禮節極爲簡單一女家不備妝奩至多是新娘所愛好的東西帶了過來二不收禮金沒有什麼賣買婚姻的遺蛻制度三男女兩家都不收人家的賀禮人家有婚嫁等事也不送禮那種無謂的喜幛等物布衣會更絕對禁止四不宴客凡有客

來清茶一杯器備點心充飢五不用奢侈品新房內一切東西不尚鮮麗木牀磁器但求適用棉被布衾依然是質樸家風

布衣會中的男女戀愛出於至誠不尚虛榮的戀愛但這個倒是可寶貴的真正自由戀愛

布衣會裏的會員是男女都有的大概十分之六是男會員十分之四是女會員所以宣傳布衣會的宗旨也靠着一大部分女會員的力量凡是布衣會員家中的女子不似那些會外的有許多女子都是坐食不做事都是分男子的利除布衣會的女會員大概都有職業外其他會員家中的人也多少做些女工取男女合作制度

布衣會會員凡事取節約主義獨對於兒童的教育費不肯節約他自己會裏也辦了好幾處的小學校也辦兩三處中學校辦了一個職業學校學費都是很廉的布衣會裏人深恨現在中國的那些高等專門學校和大學校等學費膳宿費書籍費操衣費等等非常昂貴致那些中等階級的子弟們那裏讀得起書養成一種貴介式紳士式的學生也只許資本家的子弟有知識有學問因此布衣會裏現在也起了一種求學運動要打破那種貴族式的學校而建設平民的大學要求無產階級與資本家子弟受同等的教育

布衣會會員凡事取實用主義不取裝飾主義所以

他們對於裝飾品是完全拋棄的了可是人生對於眞美也是從天性中來的布衣會會員也不能因了節約汨沒了人的天性可見對於美術的觀念也是有的只是以實用爲主罷了譬如看時辰的表他們鋼質銀質的無論如何大家都備一具不過金表在會員中就覺很奢侈了其餘翡翠彫刻他們不是完全排斥但也求一個實用至於婦女的珍飾都是絕對禁止

布衣會是一個禁烟的會而且也是一個禁酒的會凡入布衣會的會員一概不許吸雪茄紙烟以及一切有癮的東西非但如此而且還做了許多勸戒人吸食捲煙的小冊子在會員以外宣傳這個主義倘然會員中有違這個禁約的立即開除對於禁酒也是如此布衣會中人概不許飲酒遇着宴會的時候可以用他種流質物來代替

布衣會會員關於住屋問題是最難解決的一個問題因爲布衣會中人都是中等階級中人也可算是不十分勞動身體的無產階級他們自己決沒有這力量起造房屋而租人家的屋子在都市中非常高貴在鄉村間也很不便當因爲他們謀生活的源泉却是在都市中後來他們用合作的方法在離都市稍遠處如電車火車可通處造了一座房子大家居住比較的便宜了一半可是終不得個善法他們此刻正在自己謀設一個『布衣村』一切用最經濟

的法子建造一個新村。又要空氣好。又要衛生好。大概除了臥室以外。一切都是公共辦法。住居布衣村的人。當然取平等主義。又要人人歡愉。人人有興味。這個布衣村。待他們建設好了。我再來報告讀者。能

日本精神病者大增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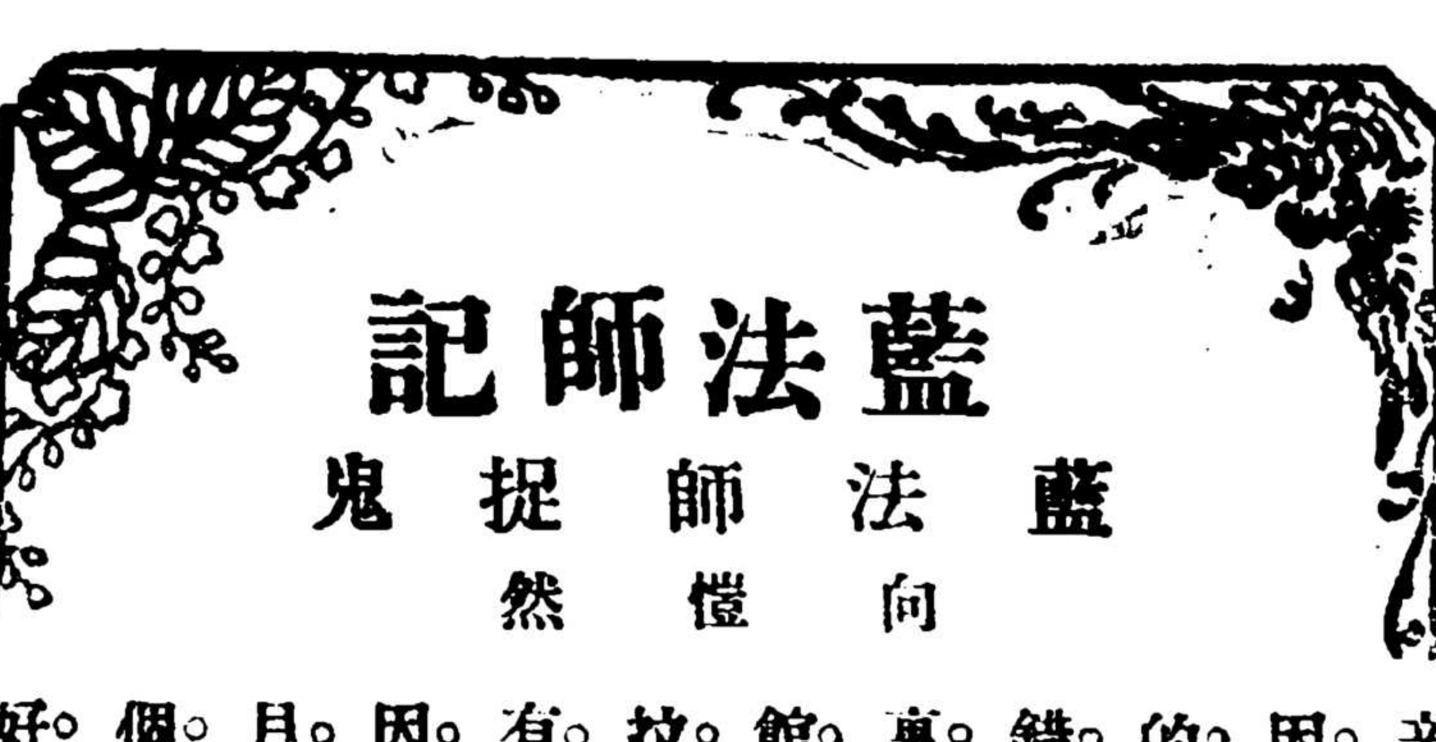
（冰劍）

亞東醫學報云。據日本內務省當局之談。當明治三十八年日俄戰爭之時。監置與非監置之精神病者。計二萬三千九百三十一人。十六年後之大正九年。驟增爲四萬九千四百六十三人。竟加一倍。統計每年約增二千人。若此後治療機關不加完備。百年後日本大半皆精神病者矣。

冤鬼

楊聲遠

汽車馬車像聯珠般的從永安公司門前飛過。老太婆好容易覷了一個空兒。二面沒有車子來往。趕緊三腳兩步跑過去。忽然後面嗚的一聲。把老太婆嚇了一跳。回頭一望。見一輛汽車離他身子祗有一丈路了。但那汽車仍就風馳電掣開過來。要避也來不及。攔腰撞倒。不到一刻鐘就死了。巡捕抄了號碼。那汽車又飛也似的開走了。第二天。傳司機人上堂。問官見是外國人。早將嚴厲的樣子換作一副笑容。問他撞時情形。外國人嘰哩咕嚕說了幾句。問官忙回了幾個也司。結末判定出三十元體恤費給死者家屬。這場官司就此了結。



藍法師記

藍法師捉鬼

向愷然

辛亥年十一月我住在長沙大漢報館裏我並沒有擔任這報館裏何項職務祇因這報館的經理和我有些兒交情就留我住在裏面當時和我一般住在裏面的人還有一個新寧的劉蜺公這位劉蜺公的年齡雖是很輕問學道德却都不錯他有一種最不可及的本領就是善於清談種種的奇聞怪事也不知他腦海裏怎麼記憶的那們多那時天氣嚴寒我和他既沒擔任甚麼職務每到夜間同館的人都各人忙着各人的事惟我和他兩人總是靠近一個火爐坐着東扯西拉的瞎說他所說的神鬼怪異的事居多其中尤以藍法師的事爲最奇妙而最有趣味藍法師是新寧苗洞裏的苗子很讀了些漢書歡喜和漢人來往新寧人因他會魔術都呼他爲藍法師當劉蜺公未出世尚在他母親懷裏祇有三四個月的時候他父親劉守禮有事往寶慶去了他母親每夜獨自睡着偶然做了一個夢夢中見鄰居一個姓王的婦人來了牽着他母親的手說道我和你是最要好的你於今肚中有了孕我特來這裏給你作伴他母親醒來一想就吃了嚇道

還姓王的婦人不是去年因生產死了的嗎人家都說生產死了的鬼最喜糾纏懷胎婦人有懷胎婦人的人家祇要是生產鬼上了門這婦人必定難產甚至也一般的生產死大家起說是生產鬼尋替身我此刻有了三四月的身孕偏夢見這生產鬼來了將來臨月的時候倒要留點兒神才好他母親心裏是這們想因丈夫不在家口裏也不便向旁人說出來過了兩夜又做了一夢見一個大肚子的婦人來了也是牽着他母親的手說了許多殷勤話他母親在夢中就認得那大肚子婦人也是因難產喪生的醒來更是害怕不過但是年輕的媳婦家中有翁姑叔伯自己丈夫又不在跟前這些鬼話一來不敢說二來也不好意思說祇得忍耐着等候丈夫回家時再作計較想不到一連幾夜共夢見六個因生產死了的婦人此來彼去的和他母親糾纏直把他母親嚇的夜裏不敢合眼一合眼就見鬼了還好他母親正在怕得不可開交的時分他父親回來了他母親自然將連夜所夢見的情形一五一十的告訴他父親他父親也不免有些膽怯知道苗洞裏的藍法師法術甚好素來治鬼有名便着人把藍法師請到家裏來致他將這一干生產鬼驅除乾淨藍法師來的時候手中提了一把九環刀肩上背了一個搭連袋凡是做巫師的到人家行法都免不了要帶這兩件東西藍法師進劉家的門直走到大廳上先把手中的

刀往壁上一抛壁上並沒有釘子却是作怪那刀一到壁上就貼着壁和有釘子掛住的一般又把肩的搭連袋取下來也照樣抛向壁上也照樣掛住了隨在廳上坐下來叫人打水來洗脚劉家當差的提了桶水給他他教拿一個篩米的篩子來當差的不知有甚麼用處祗得拿一個篩子給他他把那桶水向米篩裏一倒點滴都不洩漏出來他就在米篩裏洗了脚湖南人家裏廳堂中間都有一個神龕或是供奉祖先的牌位或供奉旁的神像這種神龕劉家自是一般的安設了一個藍法師洗過了脚即閉目坐在神龕前面不言不笑和老僧入定一般約莫經過十來分鐘才立起身與劉守禮打招呼劉守禮便將做夢的情形說出來並問應該怎生處置藍法師道在這裏轉念頭的生產鬼共有六個我方才都見了面六個之中最厲害的祇有一個不容易收拾他以外都不難對付劉守禮半信半疑的說道不容易收拾的也得煩法師收拾看需用些甚麼東西請法師說出來我好照辦藍法師道需用的東西府上都是有的且等說妥了我就一樣一樣的寫出來劉守禮問道甚麼事得說妥呢藍法師道用我的法術保產有兩種辦法單保目前這胎產時大小平安不受些兒驚嚇這很便宜祇要三千三百文一斗米米先拿去錢等產後來領若要保你一家六十年內沒有難產的事那麼得謝我六十串錢十石米錢米都得當

時給我劉守禮問道六十年你我都死了錢米都當時給了你你有甚麼憑據給我使我相信六十年內家裏沒有難產的事呢藍法師道我自有使你相信的憑據我的身體不待六十年必死然我的法術六百年倘能有效劉守禮聽了雖不大相信然劉家很有財產六十串錢十石米算不了甚麼便靠不住真能保那們久也沒甚要緊當下就一口答應要藍法師作保六十年的辦法藍法師立時寫了一張需用物事的單子劉守禮看那單子上除了尋常敬神所需用香燭錫箔黃表之外還要瓦罐六隻犁鐵一副炭火一盆鐵鍊一條劉守禮也猜不出有甚用處祇得教人照着去辦一會兒都辦好了陳設了一個香案祇見藍法師左手端着一碗清水右手拿着一根竹筷子立在香案前頭默念了一會呪詞筷子在水中畫符似的畫了幾轉口中忽然敕了一聲將筷子直豎在水中不偏不倒這碗水就供在香爐的下面燒了些錫箔提起九環刀一面念呪一面手舞足蹈的跳躍猛然將刀向瓦罐中一指即時提筆畫了道符封了罐口托在手中對劉守禮道請聽這裏面有甚麼聲響沒有劉守禮雖不相信卻不敢伸手去接祇用耳朵就近瓦罐一聽真是作怪裏面居然有婦人哭泣的聲音聽得十分清晰藍法師問道有甚麼聲響呢劉守禮說是哭泣藍法師笑道這是一個最老實的所以最容易降伏說罷又念呪跳躍畫符封

罐又托給劉守禮聽這隻裏面就聽得旋哭旋訴訴的都是埋怨姓王的婦人不該勾引他來糾纏的話如此聽到第三隻便是長歎的聲音罵的聲音沒有哭聲了第四隻裏面更呼着藍法師的名字罵個不休收到第五個的時候念呪跳躍了好大一會祇是收不進罐藍法師將頭髮散開來披在背上口中仍念着呪詞却不跳躍了倒豎在香案前面又好一會還是不會將鬼收進瓦罐已急得藍法師滿頭是汗了一翻身跳了起來自行脫了上身的衣服他早已敎人把犂鐵和鐵鍊放在炭火裏燒得通紅了這時喝了一口豎碗子的清水噴在手上在前胸後背兩膀摸了一遍敎人用火鉗先將鐵鍊夾了出來他兩手接着好像全不覺得燙人纏麻繩似的纏在赤膊上燒得皮膚嗤嗤的響黑煙跟着響聲往上冒劉守禮和立在旁邊看的人都肉麻得難過藍法師總好了鐵鍊復提了九環刀念呪依然降伏不下這一來就更可怕了從火爐裏拿了那燒紅的犂鐵雙手舉着朝他自己頭額猛力劈下劈得鮮血直噴出來劈了六七下陡然把犂鐵往地下一擲急急用符封了罐口解了身上鐵鍊手離了清水灑在頭額上洗去了臉上血跡登時回復了原狀然後托了瓦罐敎劉守禮聽把劉守禮嚇了一跳明明白白的呼着劉守禮的名字罵道好要你有這們狠毒是這們害我六十年後自有使你全家俱滅的日子罵過劉守禮又

呼着藍法師的名字潑口大罵劉守禮聽了不由得驚出了一身冷汗藍法師將五隻瓦罐做一串穿了說須送出新寧界劉守禮問道法師不是曾說有六個鬼需用六隻瓦罐的嗎怎麽這裏祇收到五個呢藍法師道那一個很乖覺知道風色不順早已逃走了但是不要緊我有法能使他在六十年內不敢到這房子裏來你放心就是了劉守禮聽了第五個鬼所罵六十年後全家俱滅的話便相信藍法師不是法螺了藍法師提了五隻瓦罐漏夜向寶慶道上走過了新寧界在一處十字交叉的地方挖了一個坑埋在裏面來回有一百廿多里路直到次日下午才回又在劉家施了些法術前後門窗都貼了符籙吃

過夜飯藍法師辭了劉守禮獨自歸家這夜月色甚佳藍法師帶着些醉意提了九環刀背了搭連袋踉踉蹌蹌的乘着月色往前走走近一座石橋在那萬籟俱寂的時候忽然聽得有隱隱的哭聲他醉眼模糊也看不出是甚麽人在甚麽地方哭一步一步的走上橋覺得哭聲更近了並聽出是女子的哭聲便停步揉了揉眼睛跟着哭聲看去果是一個女子坐在橋柱上掩面而哭藍法師乘着酒興走近前一看雖沒見着面貌不知是美是惡然就那身材丰度看來可斷定是一個很年輕的女子祇管掩住面哭並不知道有人來了的樣子藍法師禁不住問道大娘子爲甚麽三更半夜的一個人坐在這裏哭呢你家

住在那裏甚麽事委屈了可以說給我聽麽那女子半晌才擡起頭來望了藍法師一眼仍帶悲哀的聲音說道我的婆嫌我不會做活時常教我丈夫打我今日打的我太苦了我不願意在他家背着他們逃了出來想回娘家去因路遠了走不動又不認識路徑所以坐在這裏歇息心裏越想越難過忍不住就哭起來說時連連拭淚不止藍法師借月光看那女子的面貌很有幾分動人的神采加以嬌啼宛轉更容易使人發生憐憫他的心思遂接着問道你娘家在那裏呢姓甚麽呢那女子道姓張就住在張家集我已走迷了路不知張家集在那方藍法師道張家集麽從這裏去還不上五里路我歸家正得走那裏經過我送娘子回去罷那女子低頭躊躇了一會道好可是好祇是我兩脚已走得腫痛起來了寸步都不能移動這便如何是好哩藍法師道終不成就在此坐一夜嗎走不動也得掙扎着走呢那女子漸漸的轉了笑容用那極柔媚的眼波瞟了藍法師一下立時漲紅了臉低下頭去不做聲藍法師問道娘子有甚麽話要說何妨直說出來那女子又忍了幾忍才低聲說道請你攙扶着我走好麽藍法師道我是苗子娘子是漢人並且我是男子怎麽好攙着娘子在路上行走呢那女子似覺很羞愧一會兒說道夜深沒人瞧見救人救徹望行了這方便藍法師點了點頭道我就攙扶着你走罷那女子欣然伸手給藍

法師攙着走了半里路藍法師見他走得很吃力似的自己攙扶他的那條臂膊也覺有些脹痛便放手教他且坐下換一隻手攙扶那女子坐下即撫摸兩脚呼痛說實在不能着地了藍法師這時的酒意完全沒有了一面捻着脹痛的臂膊一面思量道我每條手膀至少也有五百斤實力怎麽攙扶一個這般大小的女子走了半里路就會脹痛到這一步咧即算喝多了一口兒酒也不應如此乏力藍法師心裏正在猜疑祗見那女子笑盈盈的說道你救人救到底啊請駄着我走到家自然重重的謝你好麽藍法師覺得人世不應有這們不顧恥的女子心裏已斷定是個妖物但是也不畏懼也笑嘻嘻的應道祗要你肯給我駄着走我有甚麽不可說着隨將身蹲下那女子眞個不客氣兩手抱定了藍法師的頸項兩脚攔腰夾住藍法師怕他逃走左手捻了一個訣右手提着九環刀走了幾步那女子似已覺得被藍法師識破了即時想掙脫逃走奈爲訣所禁已逃不了祗得在背上亂動藍法師一反手抓了過來一看那裏是人呢分明是一隻大母雞便用九環刀洞穿雞腹插在一株大樹底下口裏呪道六十年後我徒弟自來赦你據藍法師說這隻母雞便是從劉家逃出來的牛產鬼

三歲族長的承重孫

紅蕉

中國人是向來講究大家族制度的像蘇州地方每一族就有一個族長有一隻宗廟也叫做祠堂還有一隻義莊義莊是范文正公創始出來的他因為自己幼年的時候很孤露貧苦刻苦自勵後來居然做到宰相因此便買下許多田畝立一個義莊每年田裏收下的米穀就分派給子孫們吃不至於凍餒傳到如今蘇州的義莊很多很多但是照了現在的境象義莊大可以廢得因為有了義莊子孫們養成一種凍不死餓不死的懶惰性並且起子孫們覬覦篡奪的惡性如今蘇州的大族都有這種不良現象啊

卻說有一白姓也是大族他族裏的人丁是興旺極了據他們家譜上計算起來生存的上下共有十八代男女老少共有三千三百四十三個人那已嫁未聘的女兒媳婦還不在其內每逢春秋祀祭的時候祠堂裏地下的拜墊總擺得密密層層子孫跪着祭奠做祖宗的也似乎榮耀得很但是祭過了以後那祠堂的邊廳上總要擺着

八九十桌酒大家圍着吃喝吃喝過了走去出到隔壁義莊賬房櫃上領一千二百文的轎飯賬便一鬨而散這是一種什麼現象眞奇怪極了原來每次祭祠堂的時候子孫們總是不很肯來族長眼見得十八代的子孫能如期來行禮的寥若晨星不能不想出一個法子壯壯觀瞻所以每逢祭祀時候發着請帖便夾着聲明一句道「來行禮者由莊備轎飯一千二百文」這樣一聲明果然如響斯應大家爭先恐後的來了既痛快吃了一頓酒肉又可以領一千二百文的轎飯其實這一千二百文何嘗給轎夫去買飯吃休說不給轎夫連轎子總不坐兩脚奔了來還是兩脚奔還去有許多洒脫的子孫便結了伴把錢拚起來拉扯着再到酒菜館去吃夜頓一錢不賸回去越是有家私的幾個越是嗇刻把一千二百文包在手巾裏回去可以做每天吃早茶的茶錢確是有幾天可用蘇州吃碗茶總比上海便宜像吳苑是蘇州茶館的頭一家了他也只賣得七十文一碗紅淡聽便也沒什麼小賬那麼一千二百文可以泡十五碗茶豈不是有十五天可以消磨麼這是祭祠堂的怪現狀

還有掃墓咧他們的掃墓除了自身近代祖宗的墓由各人自己每年祭掃以外要是給別房合高祖的就得由全族的子孫去掃墓了但是大家總不願去第一個原因是覺得這位祖宗與自己關係太

遠譬如隔上十七代十八代的伯祖自然關係之遠像二十世紀的人物再要去認猴子做祖宗一般的渺茫無據所以子孫懷念的意思就薄弱得很第二個原因是掃墓的時候總是長幼齊集那些長者又都是倚老賣老擺出老祖宗嘴臉譬如小輩穿得華麗一些衣服他就要訓斥做小輩的自然不願意瞧見尊長第三個原因是掃墓不比踏青毫無趣味與其同樣的坐船到鄉間去不如叫了小雙珠的船約幾個朋友載酒看花到虎邱去遊玩了還有些子孫因爲墳墓太遠船一天搖不到還要在船裏住一夜墳多的還要東也枉道西也逗留船上住三天四天也是常有的事所以子孫們有正事的果然抽不出空就是吃吃頑頑的他也落得每天下午吳苑喝喝茶老萬全喝喝酒了不掃墓也加不上什麽罪名總不能把他出族就是出了族也沒什麽利害因此誰也不願去掃墓了可是大家族有一種門面有一種虛文掃祖上的墓是應有的門面是應有的虛儀當然不能不舉行所以就想出一個辦法來了什麽辦法呢便是錢了他們白氏義莊每發祭祖墓通知單的時候又加上一句道「報到者每名隨發點心錢八百文」又覺得這句刻上通知單很不好看便在上面加一句道『隨帶拜墊』算遮蓋這八百文的其實去掃墓的子孫錢是要領拜墊是誰也不帶的自從發明了這個方

法以後果然每逢掃墓時總有六七十人下船了要是墳在觀音山的掃墓又逢在二月裏那麽便另外雇一隻雙開門的快船跟着掃墓船同行吃船菜又麻雀游觀音山順便到墓上去拜一拜也要領取八百文咧

想出這兩個方法的族長如今得了瘟病死了族裏的族長好似一國的國君但是他們腐敗可以盡量的腐敗族長不可以沒有這是叫做正統主義所以這位族長死了以後族裏便皇皇無措奔走相告道我們趕快要推舉族長啊因此便有一位老十房的白拙玉出來到各房各家去運動起初大家不明白他是什麽意思因爲做族長一定要輩分最長才可以充當白拙玉的輩分雖不十分小却也不很長因此大家便疑心他來此想把義莊莊正排擠掉了自己去設法做莊正因爲這時的莊正白仲雲莊副白老圃輩分都比拙玉小老圃是要小三輩他們做事都很顢頇族裏的人對於他們都不滿意拙玉爲人骨子裏是最狡猾陰險面子上却非常和氣而且精明幹練平時在族中人緣很好所以有些人却希望拙玉做莊正拙玉一方面只宣傳要從速推舉族長並不露出自己要做莊正的意思大家便揀了一個日子在祠堂中公議推舉老四房的白冕書拙玉却便表示不滿意便有許多人問他爲何不贊成他說各位推舉冕書太爺做族長眞是人地相宜

小輩怎敢不贊成不過照我們家法說起來似乎要最長的輩分承襲才是合法現在冕書太爺上輩並非無人怎的各位忘掉了呢大家說冕書太爺如今便算他最長了就是你的叔叔奎西太爺雖然與他平輩但是年紀沒有他長怎的還有上輩拙玉道各位請查一查譜可有誰遺漏了麼大家一聽頓時呆住了有兩個有膽液汁的人便駁他道我們是覺得除了冕書四太爺以外誰也沒資格可以充當族長了拙玉道我們且慢一步研究誰有資格誰沒資格先問宗法上是這樣講的可是不問輩次舉賢爲長的麼大家說道要是舉了賢就不成爲宗法了如今舉莊正莊副才用舉賢的方法舉族長是舉長的怎可以舉賢呢拙玉道這個道理不錯但是我還有一個疑問譬如前清以及歷代的君主皇帝死了可是太子即位還是無論那個都可以纂竊的如今民國是舉的總統他就是舉賢我們族裏可能仿照民國舉總統的辦法誰也可做總統麼大家道那不行的我們是宗族制度不能與國家比的當然要舉長輩拙玉道既然如此你們爲什麼把坤字支老三房的白筱千忘了他的輩次是在冕書四太爺之上族長一席應該舉他才合宗法大家聽了都是頓口無言獨有白老圃提出抗議道如今筱千在族中輩次固然最長但是他年才三歲怎能做族長他要做了族長豈不把天下人都

笑死了麼拙玉道那麼太子要是三歲便不能即皇位了麼並且族長與皇帝不同族長並沒什麼事情他不過一個名目罷了但是孔夫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我們旣有家法應該照家法做家法是先祖先宗所定誰也不許改的誰不舉筱千做族長誰便是叛亂家法說到這裏大家鬨起來了附和拙玉的人也不少便由莊正莊副調停明天重議

一連起了好幾次大衝突可是拙玉所運動的一輩族人都是些潑皮平時無惡不作此次揷了『宗法』兩字的大招牌勢力格外擴大他們相持的結果正派的族人失勢筱千便被舉爲族長在同時又改選了莊正結果又是拙玉佔優勝冕書老圃仲雲都在失敗之列他做了莊正因爲筱千還只三歲什麼總不懂吃飯睡覺都要他母親當心怎能辦什麼事當然要一個小皇帝式的攝政皇了拙玉便行使一種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政策隱有立孤自纂的意思族裏正派的人都是好好君子並且窮的居多更沒勢力可以抵制拙玉拙玉在族中便握牛耳的狀態其實拙玉比筱千要小兩輩並且與各房的服制都已在五服之外疏遠得非常不過白氏的系統上共有兩支一支是乾字號一支是坤字號乾字號的人丁很興旺坤字號只有三房並且多是晚年得子又大都生長不大男人死的很多大家都說是墳上的風水所以產

出了許多孤孀嗣續傳得很慢很少這一支上的男子只賸下筱干一個孩子却是全族輩分最尊所以三歲的孩子竟做族長了筱干前任的族長就是乾字支的人比筱干長一輩筱干的父親比他年小了一些資格便欠缺一些並且在三年前死了却想不到三歲的遺腹子竟做了族長他死而有知一定要笑得肚子痛呢

這位小族長才生出來便秉着遺傳身體虧弱非常滿了月以後大腿上生了猢猻疳中國藥外國藥亂塗了一陣子足有一年才算痊愈一個孩子瘦也瘦得不成樣了平時傷風咳嗽發寒熱慢驚等等是常有的事他的遺傳病是一種肺癆病所以到了三歲還是瘦小非常好似野味店櫃臺上大盆子裏只放得一隻五香熏麻雀肥大的孩子給他站在一塊兒又好似麻雀盆子旁邊放着一隻大油雞咧

這位族長上任了四個月便傳染了天花竟出缺了因此起了一個極大的爭競風潮原來筱干的父親死的時候遺下一筆家產據旁人說有五六萬花頭其實田地不動產確有一萬現欵也有一萬二三千當時就有人忙着給他們立嗣兒子繼續香烟筱干的母親因為有遺腹固執不允後來被族人逼得無法便到縣知事衙門去喊冤告了一狀官判等遺腹生出了再核奪族人沒奈何只得候着誰知出來却是一個男子大家便失

望了如今這遺腹子又死了他們這一支上嗣續已絕因此大家又趕攏去爭着立嗣立嗣的目的物是一萬元的不動產一萬二三千元的現欵

孩子已死了三天那些族人擁了一屋子都情願給孩子穿孝做他的兒子孫子大家爭奪厮鬧霸住了不給入殮那坤支上是沒有男丁談不上這話自然沒有人來鬧那乾支上的人非常之多但是比筱干輩分小可以立爲後的起碼總有二十多歲其中有個六十二歲的老頭兒頭髮雖已全白精神倒還好也擠在裏面鬧着要做筱干的兒子筱干的母親給他們圍住了沒有法子一籌莫展心裏悲慟非常瞧着他們猖獗又瞧着兒子的尸首已發臭氣便要上弔可是又被大家救了下來他要仍跑到縣衙門去喊寃却被他們禁止了不得出門便想隨便立一個嗣孫大家又是均勢主義互相抵住了不肯放鬆一步眞是升天無路入地無門

爭立嗣爭得最利害的是三個人一個是那白髮老頭兒叫做奎西一個是廿四歲的後生臉長得很美白皙如脂專門以弔膀子爲職業拆梢爲宗旨的叫做覓來一個便是三歲族長的攝政王白拙玉了白拙玉的輩分比筱干小兩輩我早說過了覓來的輩分比筱干長一輩奎西[illegible]比拙玉長一輩奎西的目的是做筱干的兒子他的理由是因爲自己的一房在乾字

支與坤字支服制最近自己是拙玉父親的胞弟胞兄死了當然胞弟頂替所以該由他承嗣爲子竟來是要承嗣給筱干的先父爲子他的理由是因爲筱干的父親死時筱干的母親很想立愛嗣不立應嗣他便是曾經要立而未立的愛嗣中的一位因此竟來自以爲有優先權所以一定要嗣給筱干的父親名下拙玉便不同了他爭着要做承重孫他的理由是因爲他與筱干一房服制最近又比筱干低兩輩那麼拙玉的父親既死當然由長子去承祧所以要求嗣爲承重孫

又鬧了兩天沒有解決尸體愈加臭了拙玉便請了許多親族鄰里在祠堂裏開了一個大會議結果很好竟把絕大的問題解決大家承認拙玉去承嗣爲承重孫據說是拙玉金錢運動的原動力

可是沒有兩個月拙玉傳疫死了拙玉死了以後祠堂裏義莊裏便有一輩正派的人出來整頓了一下家風客客好了一些可是上墳發點心錢祭祠堂發夫馬費的陋規却改革不掉傳到十八代以後家風仍弄得不堪收拾



財命

（楊聲遊）

告化阿二暗想人家就有發財日子●難道我就窮一世麽●不相信●于是割性命般的拿二角大洋買了一條熱河副劵●藏在討飯籃內●心中想我是窮人●天老爺一定保應我中頭彩●

有一天●阿二正在黃浦灘討錢●忽然他朋友阿狗上氣不接下氣的奔來喊道●老哥中了頭彩了●還不去拿二千洋錢麽●阿二半信半疑問道●是眞的還是尋開心的●阿狗指天畫地發了一個很兇的誓●阿二纔相信●忙將手裏討飯籃望黃浦江裏一擲●說道現在發財了●這東西要他何用●那籃子裏有許多銅元●見水就沉下去了●阿二此時猛然想起彩票還在籃裏●身不由己●跳到水裏尋籃子●誰知他並不會水●一會兒就跟籃子到水底去了●



遺囑

無評

吾友徐常雲在這幾天才有得休息什麼江干暗殺案兩家儲蓄銀行被盜案某報館主筆失蹤案都有了結束有些事情是複雜的有些事情是簡單的因此破案的遲早也沒有一定案子的有趣沒趣也是不一的但是這幾天的事還不算忙呢最忙的日子要算去年十一月和十二月不知許許多多的自殺案出現不消說得自然是爲了金錢問題於是常雲囑咐我說這那些事你可不必記他他雖這樣囑咐我但我有一天沒事做覺得寂寞得很就記了一件案子兩天做成功了被常雲看見就拿了那稿子向火爐裏一擲燒個精光那天我幾乎同他鬪起口來繼而一想不禁要笑起來我眞是同他鬧孩子氣了我記了分明是我失信用所以就別的都沒有記至於常雲叫我別記的本意呢無非是說案情無味沒甚意思我便單記某鎭中的一件案子但我未記之前先有幾句話要同讀者諸君說一聲因爲這一件事有許多的人不滿意有關於他人名譽我受了案中主人的囑咐叫我千萬別把眞姓名露出因此我

只可將那些人的姓名眞的去了換了假的至於出案的地名人名一概都是假造這也叫得沒法並非我襲仁之歡喜惡作劇啊

那幾天接連着落雨委實悶不過擡頭看那天色還是黑魆魆地好像夜裏一般看那樣子似乎還要落好幾天呢常雲怕寂寞一天到晚拿一本小說在那裏看我就更無聊咧這樣一連悶了五六天到了今日我起身得很早忽然見窗前桌上有日光照進來我大喜想要約常雲去玩九點鐘時和常雲都在辦事室裏閒坐忽然門開了何廣走了進來這何廣是什麼人呢待我來介紹給讀者諸君他原來是一個少年偵探生平極其佩服常雲有了什麼事他就到常雲這裏來他這人很勇敢有毅力常雲說他雖是個新偵探却比那王鑿仁那些老偵探好得多鑿仁以爲自己有經驗便百般的驕傲何廣這一天來必定帶了好消息來了常雲就非常歡迎的樣子請他坐下問道有什麼新聞麽今天報還沒有送來因此不知道有甚麼事何廣搖頭道報上沒有的沒有那眞確的消息徐先生待我細細說來罷有一個很熱鬧的鎭裏一天忽然有一很奇的案子出現這消息很近就是昨天晚上一個富翁自殺了那富翁姓趙名時是一個紳士差不多在這鎭裏鎭裏的人個個都知道他的那地方本有個甚麽慈善機關趙時就是那機關裏的重要人物他生平的爲人

我雖不知道但探聽說他待人是極和善又好救濟貧人所以那一鎮的人民更加感激得什麼似的昨夜趙先生方在朋友家裏吃了喜酒回來天已晴了月光很明他歸時夜已深了約十一點鐘的光景他家裏的僕人都睡了只剩下一個門房老頭子叫做杜榮他因為要等他主人回來只得不睡他們僕人的房間都在外面杜榮眼看見他主人很愉快的樣子走進去了他便也息燈睡着剛剛睡下忽又覺得冷起來就起身去尋夾衣扳亮了電燈正在尋的時候猛聽得砰砰的兩聲槍響他大驚急忙拖着鞋壯着膽直向裏面跑他先聽見這槍聲正是他主人房裏發出來的那趙時臥房同他連的有兩間前面一間是廂房中間就是他的臥房後面一間是空的那三間都有門通着前面的那廂房又有一個門通花園杜榮進去時就望餐室裏走因為那臥室也有一個門通的走過去看那知門已關了打也打不開他先進了餐室時那臥室的電燈光從板壁縫裏透出來房裏好像有人聽見杜榮的脚聲忽然電燈息了當下他見門關了不能進去便要從後面一間的空房裏進去那知又關了便使勁的打可是再也打不開後來偶然從窗中望出去忽見園中好像有兩個人影月光之下還能辨出他倆都是男子他於是一面叫別的僕人起來一面就望外面跑報告警察警察聽見了就來報告

警長那警長就立刻打一個電話給我當下我便同他同到那趙家裏去常雲道去了之後又怎樣呢何廣道咦徐先生那知又是慘劇出現咧你道為何原來我們到了趙家那杜榮又被殺了他們一家人都起來了電燈明着那趙時家裏的人只有三個一個是他的阿弟叫做子敬一個是他弟婦便是子敬的妻子還有一個是趙先生的男子姓羅名以衡我去看時趙時身上着了兩槍一槍在左肩上一槍在額上最可怪的死者右手握了一支手槍中間只有四顆彈子了兩顆豈不是他肩上一顆額部一顆麼這樣說來他是自殺的咧並且子敬和以衡還拿出遺囑一紙上面的字潦草得了不得說並不多大略說是他覺得生在世界上很沒趣味他事又很忙一時都不能暇辛辛苦苦的辦得妥當還要聽人的駡聲所以益發不高興卒至於自殺身後的事一切都是阿弟管理至於產業阿弟和以衡可以一人一半咦常雲兄你想這一層理由就自盡嗎恐怕是小說上的說話或者呢是他自己抱悲觀主義而這樣的但是他既是自盡怎麼會放兩槍呢莫非他自己放自己還放不正嗎即使說偶然一槍打歪了那麼第二槍怎會打着額上呢如是外面的強人打死他的那麼他假造那遺囑又怎樣這樣快呢要說他是抱悲觀怎麼他自殺的那夜還很快活呢常雲兄就請你一同去罷常雲道那

杜桑怎樣死的呢何廣道好像是悶死的因為沒有一點傷痕我去時叫人別進去因為室中有許多足印可尋昨日下雨看見有泥足印那可見死者到花園裏去過花園的泥土遺留所以室中就有足印了或者是兇手的足印兇手是從園中進來的也未可知你以為如何常雲道我沒有看見過沒有察驗過所以也不去想他何廣道那麼快去罷常雲說聲好於是對我道仁之我們就去罷後來我們三人就走到車站上了車火車開時常雲的樣兒很愉快指着山指着樹和我說短論長到了車站何廣第一個下車我們下了車王鑒仁已在月臺上接我們看見了表示極歡迎的樣子同我們一同到趙時家裏去

我們進去了先就看見杜桑的屍在一間很低的房子裏是子敬和以衡領我們進去的到了那裏鑒仁立刻跑向屍旁邊向那屍首的口裏取出一些棉花來說道這豈不是他悶死的證據嗎常雲就將棉花嗅了幾嗅點了幾點頭然後到那屍旁邊子細的察看了一會說道我們到裏面去罷於是我們就到趙時的臥室裏去以衡子敬恐怕同進去要亂了足跡便不進去了我們去時有兩個警察守着門口禁止別人入內我們去時由鑒仁領我們兩個警察就向鑒仁行舉手禮鑒仁也不去睬他昂頭而入常雲忽然微笑將我袖子拉了一下我知道他必定笑鑒仁驕

傲咧何廣就叫道王先生王先生你進去小心些別亂了足印鑒仁回頭道我生平做事很小心我們進去時就立刻看見屍首了他睡在牀上創處也沒有包何廣道我因爲怕裹了創處有礙你的進行常雲點頭道很好很好一面對我細聲說仁之這屍首的臉兒獰惡極了我走近一看果然很兇眼珠突出眉毛皺着左手握拳右手拿着一支手槍那個模樣好像是遇見什麽仇人一般他牀的對面一

扇窗子窗外便是花園牀邊許多泥足印鑒仁何廣同我都站着在窗邊常雲拿出一面顯微鏡很仔細的蹲在地上照那足印我雖然沒有拿顯微鏡照但仍能隱約看見牀邊足印那足印很多很亂再也辨不出是幾個人那知常雲照到後來忽然照出房到後面的那一間空房裏去了一會就回轉收好顯微鏡在袋裏又走到前面一間廂房裏一會忽然叫道仁之你快來看我們就到廂房裏去常雲

指着地面道這足印不很顯明嗎我看這足印果然很顯明好像從花園來的在這通臥房的門前止步還有一灘血何廣道我問他們是不是一向睡上的他們說是的那麽一定是自殺在床上這裏我昨夜倒沒留心今天如此看來不是不對了嗎這可見兇手殺了他然後再抬向床上再做假遺囑逃出來走到半途遇見杜榮手中沒有手槍就拿棉花浸迷藥悶死他不過不知道殺的是那個爲甚麽

要殺他罷了他一席話剛剛說完鑒仁忽然發出很尖銳的聲音來道不是不是要是和你所說一樣我可不相信他照假遺囑那裏做得這樣快呢他必定是這裏自己自殺的咧常雲拍手道着啊着咧他在這裏自殺然後跑到床上睡着可是的麽我和何廣不覺笑起來鑒仁紅着臉說你又何必譏諷我呢常雲也不去睬他於是又蹲在地上又拿出顯微鏡來照忽然裝出歡喜的樣兒又跑到花園裏我們也跟到花園裏那園也沒有什麽景緻不過栽一些花種一些樹地方並不十分大常雲道這裏倒沒有什麽足跡那廂房裏有趙時的足印可見從花園散了步進去時就被兇手殺死我們到客廳裏去罷我們去時子敬和以衡早在那裏等了子敬問道有希望了嗎常雲點頭道稍有一點不過……說到這裏便不說下去了以衡問不過怎樣常雲道沒有什麽何廣道子敬先生請拿遺囑給徐先生看罷子敬便走了進去一會才拿了出來看他面上似乎有說不出的難過我們一看這遺囑是一張很平常的紙寫的字非常潦草幾乎認不得那上面的話我上面已由何廣口裏說過不必再說只要曉得他的大意好了叫我背一遍我可背不得來咧當時常雲看了遺囑也不說甚麽

何廣後來同常雲商量到旅館裏去定一間房間常雲道且慢到了晚上再說罷那時我們都在花園

裏王鑒仁忽然跑了進來叫道徐先生罪人得着了說着似乎有無限的快活竟呵呵的笑了出來在那笑聲裏似乎說我到底是個偵探界裏的老前輩如今這樣難探的殺案都被我探個水落石出常雲就問怎樣鑒仁一面嘻笑着一面從袋拿出一封信給常雲看道呵呵請你看看這是甚麼東西我不說你也要明白了我去看那一封信是貼了郵票未發的信中的話語很普通下面署的名是以衡是寫給一個什麼大可的這信雖然很普通可是那信上的字一看見就非凡觸目因為那字很潦草幾乎看不清楚咦這不是和他遺囑上的字一樣的嗎鑒仁又道我在門房裏看見這一封信就問一個僕人叫郭升的還是今日的信呢還是前幾天的信郭升說這是前幾天以衡先生寫好交給杜桑他忘記發了挨到今天的於是我又問他是以衡親手寫的呢還是他人代筆的郭升說這個却不知道我就出來問以衡他自己他說是他自己寫的徐先生那字既相同那遺囑自然是他假造的咧既是他造的那麼趙時先生自然是他殺的了不是證據很確實的嗎說完非常得意常雲笑道好極好極眞不媿是大偵探咧在這幾句話裏似乎帶了一種諷刺性質又道鑒仁兄不過你別這時捉他你……鑒仁道為什麼呢難道證據還未確實嗎常雲道正是咧鑒仁叫道呀徐……徐……常雲不等他

說完早就叫我一聲去了我也跟了他去常雲一面回頭道何君王君我回去了於是何廣王鑒仁都走了出來常雲又道哦不錯我還要慢慢回去咧你們二位就在這裏探探我回去後定有好消息相告又對我道仁之你先回去罷我們倆出來何王二君送我們出來常雲道今天吃過夜飯這案子可以結束了唉他的結束很……說到這裏又不說了只叫了一聲再會出來常雲對我道你先回去罷說着去了我就坐了火車獨自回來

已經到了十二點鐘我就叫左全拿午飯來吃了之後更寂寞得了不得比到前幾天的下雨還要沒味剛剛一閉眼那屍首就現在我眼前了雪白的牀上堆着鮮紅的血又見了他那副慘厲的臉嘴了忽又想到悶死的杜榮那案子更加模糊了想要出去又怕有吾友的甚麼緊要的信或者他回來了尋不着我又見那鑒仁的驕傲常雲的諷刺他又要笑出來總而言之午後的幻想不知多多少少記也記不得這許多一時想到東一時想到西好容易到了三點鐘常雲回來了回來的時候非常高興剛剛坐下就說道仁之案子有了結果了我道到底是怎麼一件事呢常雲道你等一等罷這案的結果很複雜而秘密我道當然是爲了產業問題他搖頭說不是的簡直可以說與產業無關我道不但這時死了而且杜榮又被悶死那

更奇了他聽了不做聲一會才說我嗅了嗅他口中棉花幾乎暈過去但是我用了全副氣力來鎮定雖沒有暈腦筋已受了損傷你不是看見我用顯微鏡照時幾乎跌倒麽我道可見那藥性很激烈咧他點頭答正是我問你打算在家裏結果了這案那麽何廣和鑒仁呢他沒事的樣兒回答我道仁之他們自然會尋到我這裏來我也自然有法子打發他們我們兩人談到四點鐘二十幾分時左全進來說外面有兩個人要見先生常雲說聲請兩個客人就跟了進來我看他二個一個是以衡一個是子敬常雲就請他二人坐左全出去了常雲道這案子有了結束了我知道我不會大誤不過要小誤罷了趙時先生有一妻一妾他夫人在娘家聽見趙君娶了妾就不到夫家來了他見丈夫娶妾他很不以爲然因此不願同那妾見面是麽趙先生有一個書記屢着那書記年紀很輕同那妾發生了戀愛趙先生不知道或者竟知道了這一層我却沒有清楚昨夜那書記同妾在……我那妾的名不知道那書記同妾在趙先生臥室裏不知曾經到甚麽地方回到房裏剛剛趙先生由園裏進來走到房門前那兩人本來手槍中有彈子就是一槍那知打在他左肩上於是再連着第二槍你們兩人聽着槍聲慌忙跑來爲了與趙君名譽有關便把那兩人結果了以衡就忙做起假遺囑使人相信他是自

盡的又把趙君的屍抬到床上忽聽得有走路之聲便扱息了電燈抬了兩個屍首到園裏去埋是的麼我聽了想這案曲折得這樣以衡子敬便跳起來驚道徐先生……你眞神極了子敬笑道那江西殺了我的阿兄我恨極他了我道那杜桀又怎樣的呢常雲道大約他怕杜桀看見了說開去很難聽於趙君名譽有關因此悶死他是的嗎子敬道正是我家的僕人一個也不知道以衡問爲甚不給鑒仁他們知道常雲說他們警界中人個個想得功人家的秘密和名譽他一概不知道我曉得你們很秘密因此不告訴他至於何廣倒還好我問道常雲你怎樣探出的呢常雲道就是全靠這足印咧我先看房中的足印在那床邊便用顯微鏡去照足印雖多但仔細看來只有兩個人一個是皮鞋印我想恐怕是趙先生但那樣子不與死屍的符合那皮鞋印泥又大些還有一個人的足印又狹又長是高底皮鞋的印子着的一定是女人這些濃足印裏還夾着淡足印不用顯微鏡是看不出的好像有兩個人辨他明明是紅底皮鞋便依了淡足印的來路照去就到那空房裏由那小天井裏來的我就先想那濃的足印一男一女是誰便想到恐是子敬夫婦那麼淡足印的兩人是誰呢我想一定是以衡和子敬因他是從裏面來的再看那廂房那趙時先生的足印很顯明不過到門前止了自然是在

這門口被殺的是那一男一女殺了他的他們爲甚麼殺了他必定是怕趙君看見這秘密他們怕他着了秘密他們自是然不道德的子敬夫婦這一層可以打消了那淡足印的兩個人必定是見那一男一女殺了趙時先生再殺那一男一女不是杜棠看見有兩個男子負了東西望花園裏走麼我們既不看見那一男一女自然是以衛子敬結果了他們藏好的或者他們逃走了那麼以衛子敬自然會講我們去捉了他們以報大仇咧那麼這一層又可打消了這種證據都得着了只要探那一男一女是誰就好了所以我叫仁之先回來我便到一爿茶店裏才知道有一個妾一個書記就想這層我又想趙君既有一個妻爲甚你們不通知我我就想到必定是你們怕那妻來了就告訴我們娶妾的事我們不就探出了嗎因此曉得你們必定是守秘密的咧後來何廣果然來了問常雲是怎麼一個結果常雲道你假使不要功勞明天來我詳細告訴你何廣點頭道我明天來就是了他去了之後鑑仁又來了問常雲怎樣結果常雲就說他是自殺的鑑仁聽了頓時高興起來說道如何你先還不肯信咧

笑按只是把一個無辜的老僕杜棠活活弄死了於人道上法律上有些講不過去我很望無諍先生做偵探小說時也顧到這一方面

還我自由

絳雪女士

指腹爲婚種種的罪惡已經有人詳細討論過世人也都承認的了絳雪在中學的時候有一個朋友朱素馨他未出生以前已經被他父母許了一個未出生的男子後來他的未婚夫李幼芝却是一個獨眼龍並且不好讀書他父母後悔的了不得想要退婚男家有錢勢迫利誘他父母無法可想當他十七歲上就要過門他父母拿許多有利益的條件哄騙他他未來的公公拿金錢引誘他還借着藩臺的勢力壓迫他的父親但是他奮鬥犧牲的結果卒能打破專制的婚約脫離金錢勢力的壓迫還他的自由身子絳雪將他的事跡記了出來借着星期發表介紹於我女界未婚的同胞

素馨的父親朱俊生同幼芝的父親李石芝是同鄉又全是候補知縣分發四川全都署過缺當過釐金局的差事通家之好是不必說的了不過俊生比較石芝良心好點所以石芝發了數十萬的財俊生不過分內的幾萬銀子石芝夫人周氏懷孕在先俊生夫人丁氏在後兩對老夫婦席上談心就提出互爲婚姻的議案表決四對零通過後來果然一男一女不幸幼芝生的時候被接生婆指甲刺中左眼以致失明因此被

人贈了一個外號叫作獨眼龍

素馨關於眼睛上頭的事常常被人嘲笑但是他是聰明強幹而且很有毅力的人對于嘲笑他的人一概不理有時忿極厲聲喊道如果獨眼龍將來做了八府巡按你們還敢嘲笑我嗎嘴裏雖如此說心中却早打定主意將來如果幼芝的學問品行和性情能彀使我滿意我便承認這門親事如若不然我朱素馨寧可做尼姑去

素馨自小同幼芝在一處頑要如今却要迴避了但他成竹在胸務要偵探幼芝的學問品行所以他遇事留神有一天俊生同一個朋友談到幼芝不好讀書被素馨瞧見心中就怒父母糊塗想再一探他的

學問暗中指使他的心腹乳媽抱着妹子素心常到李家頑要順便央求幼芝替他寫一封家信寫好了乳媽帶回素馨接過來一看始而微笑既而縐眉漸漸變成哭不出笑不出的一副態度及至看完臉上反而顯出莊重鎮靜的神情兩頰微微兩個酒渦將書信撕得粉碎丟在紙字簍裏乳媽在旁看得呆了也揣不出是什麼意思也不敢問

這一天李石芝被人請到家裏打牌吃飯合座只有四人席間就向石芝要求退婚措詞大意是俊生的意思說是女兒性拗在家尚且不孝父母將來恐難望他孝順公婆近來算命的算他不但壽數不長而且生育無望恐怕將來於令郎有損無益等等一派

話語石芝不聽猶可一聽之下勃然大怒說道承諸位厚意但不知是俊生嫌我家寒賤呢還是他女兒嫌幼芝醜陋呢就煩諸位回報俊生定者定也諸事聽天由命若是俊生定要退婚除非方伯大人吩咐不然休要妄想說罷告辭而去

俊生得着回報好不難受心想石芝如此可恨他仗方伯大人的勢力來壓迫我這便怎麼處唉天不怨地不怨只怨女兒命苦趕到這步有甚法子呢

素馨的繡房裏來了母親丁氏素馨連忙讓坐丁氏一把拉住素馨在懷淚流滿面說道兒呀爲娘的害了你了素馨已知來意說道莫非李家不允退婚嗎丁氏點頭接着道好孩兒千不是萬不是只是爹娘的不是如今李家同藩臺是姻親家財幾十萬我們怎能拗的過他呢昨天他們又來說李家說看他們幾人面子兩萬銀子的嫁粧情願代辦倘再固執可就難通融了孩兒呀爹娘養你一場十月懷胎三年哺乳的分上孩兒受點委屈罷爹爹也說情願將家私分給孩兒一半作爲陪嫁另外還給你一千元現銀的壓箱錢孩兒嫁過去一年兩載得個一男半女那時即便同那獨眼龍脫離關係也可以快樂一輩子呢再說往好裏說幼芝將來能夠發跡做個八府巡按孩兒還是一品夫人即不然李家偌大家私還不給幼芝捐個府道嗎孩兒如果始終執拗不但拗不過李家恐怕連爹爹的前程還有礙呢素馨說雖

道爹爹還怕李家的勢力嗎丁氏道非也李家和潘臺是至親潘臺是我們直轄上司倘若他唆使潘臺來說那時不能不答應面子上却不好看了即不然他在潘臺面前略進一言半語於爹爹前程影響不小孩兒總要顧全大局纔好說完起身出去素馨送出房門口中喃喃自語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唉難道巾幗中沒有大丈夫嗎難道幾萬銀子就買了我的身子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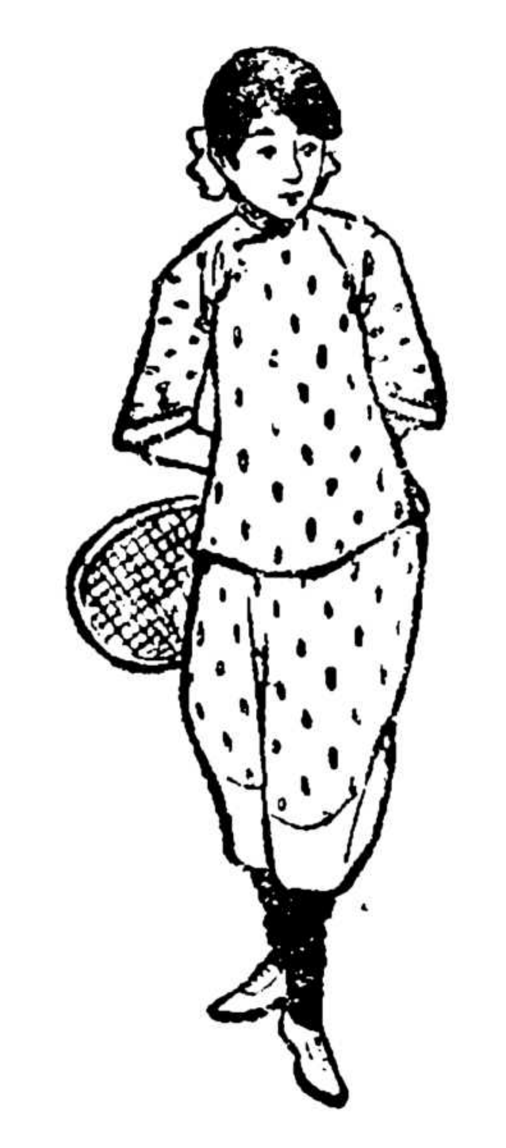
光陰易過轉眼就是五年素馨已是十七歲了民國四年五月二十四這天朱李兩家高搭喜棚懸燈結綵傻生夫妻忙了大半夜睡了沒有兩個鐘點天剛大亮就打發人去看小姐起來沒有只聽得回報道小姐沒有了傻生夫妻大驚一骨碌跳將起來大踏步踉踉蹌蹌跑到小姐屋裏一看可不是沒有了呢到處找找有什麼痕跡沒有還是丁氏在鏡箱底下發見一張字條傻生連忙搶過來一看唉呀一聲栽倒在地丁氏大驚趕忙將傻生扶回房中搥拍呼叫丁氏早將字條拿過來可惜一堆一堆的黑螞蟻似的他認的你你不認的他好容易找着一個識字的人念了一遍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唉難道巾幗中沒有大丈夫嗎難道幾萬銀子就買了我的身子嗎朱素馨決意犧牲一切作最後之奮鬥矣

丁氏還是不懂那人又似是而非的講說一遍俊生這時也醒了過來頓足說道家門不幸出此孽障吩咐來人還請那幾位拿着字條去到男家報告實在情形石芝爲人專門敲詐老手硬說俊生匿女圖賴俊生有口難辯結果還是還回聘禮拋棄陪嫁的家私和壓箱錢方才了結

過了許多天俊生接到女兒的信郵局的戳記是從北京發來的拆開一看上寫着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兒今安抵北京矣女兒不肖重貽父母累獨服龍紋綺子兒終不願與之爲偶女兒出走之心決之於退婚不許之時矣蜀地非樂土潘司非善類李石芝陰險小人不可一日居大人速棄之而北上重整旗鼓再闢江山較之托庇彼等宇下有天淵之別矣至于金錢淌來之物失之易得之亦易大人當可達觀也猶有稟者女兒逃婚之計既決私將壓箱錢之千元鈔票取而懷之到京以後資斧得以無缺者賴有此耳今插入女子中學第四年易名朱綬青幷以上聞女素馨謹叩



小智囊

（菊高）

太平洋中有一小島。森林滿布。遂暗無天日。航海者過其地。皆未及二日而斃。稱爲恐怖島云。

巴西有一小鎭。終歲無風雨之侵擾。

意大利國地形如足。錫西蘭島地形似球。遙遙相對。人咸以踢球喩之。亦地理中之趣事也。

恩斯坦出。一反牛頓之學說。據理引證。大受英人之歡迎。往昔之物理書。將棄如敝屣矣。

鐳亦稱銧RADIUM。價值在金剛石之上。爲世界最貴之物。發見者名孟待姆楷爾 MODAME CURIE 年少多才。巴黎大學之學生也。

塔之層級。人皆知爲奇數也。乃畢薩PISA圓形之斜塔則異是。塔凡八級。大小皆同。工程之巨大精巧。世罕其匹云。

黑海中之波浪。有高至數丈者。航海者咸視爲畏途。法人馬爾介兒膽力豪壯。嘗駕一葉扁舟。盤旋其中。浪濺過身。猶面不變色。高唱其生平所作之詩歌云。

月球視之若小。其實甚大。據地球四分之一。地少陽光。故天文家言。實與炭團無異也。



連烏黑鐵硬的麵包也不可得。至此方知食之物可貴。

蔴索專與學生為緣。

留東外史補

不肖生著　天笑評眉

第三章　遇同道監裏話情場　打皮球生垣鑽穴隙

話說賀鋨白在蔴布區警察署拘留所內第三日過了十點鐘還不見送那烏黑鐵硬的麵包進來猜疑是小鬼狠毒存心要將他餓死想到自己的身世禁不住就傷心痛哭起來却又怕被小鬼聽了笑話他膽怯祇好吞聲飲泣正哭到很淒涼的時分忽聽得喳喇一聲立時把他的淒涼驚破了忙拭乾眼淚一看祇見柵門開了一個警察跨進監來賀鋨白以為是送麵包進來的看那警察手中並不曾拿着麵包却牽着一根蔴索接連又跨進一個二十多歲學生裝束的青年鼻梁上架着一副金絲眼鏡梳着西洋式的頭光滑得可以照見人影頭上沒有帽子身上的洋服雖是學生裝但很精緻時欵脚上穿的黃皮鞾也磨擦得很透亮使人一見就能斷定是一個極愛修飾的

所謂精皮膚
麵包變爲同伴
如此相逢同學可變爲同獄
這一來倒作成了你一篇記事文不

後生祇可惜那白而且嫩的手腕上也和賀鉞白前日一般的套着蔴索不過賀鉞白套上了兩條這青年祇套了一隻手腕進監之後警察解去了套索隨手拖住青年的臂膊往房角上一摜聳了一聳肩頭踏着那很表示嚴正的步法兩三步走出了監門仍轉身上了鎖聽得一陣刀靴之聲漸響漸遠漸遠漸聽不着聲息了賀鉞白望麵包仍望落了空祇是加上了一個同伴心裏也就安慰了些兒但他因才來日本不久眼睛裏看中國人和日本人還不大分辨得出以爲這個青年是日本人自己日本話不行也就不敢逗着人說話倒是那青年一見賀鉞白便知道是中國人那警察走後即對賀鉞白點頭打招呼問姓名賀鉞白這才更加歡喜了也連忙點頭不肯說出自己眞名姓隨口說了一個姓名轉問那青年姓甚麽因甚事被警察拘了來青年露出很忿恨的樣子好一會才長歎了一聲說道你要問我因甚事被拘到這裏來的麽我這回的事無論向何人都可以說得我一些兒也不覺得慚愧絕對沒丟中國人的臉警察來拘我的時候我已存心將這事逢人宣布事後我還得做一篇記事郵寄到國內

然國內報館無材料矣。

有個女子便生出事來了。

起初總有些膽怯。

足下留學到此很注意這些。

各報館請他們給我登載出來於今且詳細說給你聽看你怎生評判我姓潘名良仲江西瀘溪人去年臘月到這裏來留學就住在芝公園旁邊一個日本人家的貸間裏面一晌學着日本話還不曾進學校我住的那人家隔壁也是一家日本人那門框上掛的木牌上是寫着藤田秋水四個字我起初並不知藤田秋水是甚麼人祇是他家有個女子年紀雖有了二十多歲因相貌生得標致皮膚又白身材又小看去祇像十八九歲的光景我起初也不知道是藤田家的甚麼人我每日早起到後院廊簷上洗臉隔着生垣可以望見他家那女子總是不前不後的將身斜靠着房柱面朝我這邊望着有時還對我現出笑容來是這們也不止十天半月了我一則因日本話不曾學好不能和人多談一則不知他是甚麼人恐怕被他家的別人看見了彼此都沒趣所以儘他向我表示好意我祇不敢兜搭我看他身上穿的衣服是很闊的婦女裝束若是未出門的閨女衣服的花紋和顏色以及頭上的髮結都有顯然的分別有朋友曾指點給我看過我落眼就能辨認出來那女子和我隣居幾個月雖不曾見過他有丈

是個有夫之婦•

宛如中國舊戲上的拋彩球•

不是拉皮條•正是撈皮球•

好一個保護色•所以有許多蟲鳥都作綠色•

夫。但是由他的裝束看來。可以斷定他是個有丈夫的。祗不知他那丈夫是否就是那藤田秋水。我本打算問我那貸間的老闆奶奶。因怕他們疑心我想吊那女子的膀子。不好啟齒去問。在一星期以前這日早起。我仍在後院廊簷上洗臉。正低着頭在嗽口。忽然一個圓鼓鼓的東西。飛也似的向我眼前落下來。拍一聲掉在我的面盆裏。打的那面水濺了我滿身滿臉。我登時嚇一大跳。幾乎把手中的嗽口盂都驚得掉了。一看面盆裏浮着一個皮球。當下我很詫異。不知這皮球從那裏拋來的。便放下嗽口盂。將皮球撈在手中。即聽得一種極嬌嫩的聲音。隔着生垣說對不住。我擡頭一看。那女子平日斜倚着看我的地方。却不見有人影。再四處一望。也沒看見一個人。這時我心裏已料定拋皮球的。就是那說對不住的人。說對不住的。就是每日斜倚着看我的那女子。但是怎麼聽得見聲音。却看不見人影呢。原來那生垣的枝葉異常濃厚。那女子蹲近生垣站着。他身上衣服的顏色。又是深綠。身段更是矮小。不十分注意。覺是看不出來。我發見了他的時分。他望着我笑了一笑。一時又似乎難爲情。急忙把頭低了。我回

並肩而立又何妨•

文筆亦極穠豔•

極力的一寫•

癡想•

單刀直入也是吊

頭看房裏沒有別人就大膽穿着簷下擺着的現成草履雙手捧了那隻皮球走向生垣跟前去到了生垣跟前我和他相隔不過一尺若不是那生垣遮斷了簡直是並肩而立我一攏去就聞得一股穠豔的香衝鼻透腦我在日本好幾個月因日本話不熟不會和日本女人生過關係像這般醉人的香氣日本不用說就是在國內也未嘗領畧過當時這香氣一薰入我的鼻觀精神便不知不覺的有些彷彿起來周身三萬六千個骨節一節一節的都被那香氣衝的搖搖活活一節也不得些勁兒若不是我自己極力的振作早已癱軟在那生垣底下了勉强把身體撐持住了就想將手中的皮球遞過去忽然轉念一想這種小皮球又不是用脚踢的用手在地下拋擊怎麼會飛到我這邊來呢即算擊的太重了些跳過這生垣也就充其量了我洗臉的所在離生垣還有兩丈多遠又在廊簷上面他若不是有意向我拋來決沒有跳到這們遠又不偏不倚恰好落進我面盆的道理看他幾個月來對我的神情已差不多是明說出來想和我要好見我始終不作理會他實在忍耐不住了才逼出這單刀直入的法子來

膀子的一個法門。

枝葉中的窟窿。用筆極古奧。

先前一尺。此刻僅數寸了。

幸虧學了這幾句話。做了一時的工具。

無聊語。

我若再不答理。他自己問良心也有些過不去。並且他的容貌風度。不待說。是無論何人見了都得動心。就是從他的舉止上看來。也可以見得他是個很有些身分的人。絕不是一般妓女和秘密賣淫的所能與他比較。我既不是坐懷不亂的魯男子。又不是力拒奔女的柳下惠。遇了這種時候。再講操持。那就是欺人的話了。我那時承受他好意的念頭已定。便捧着那皮球。不肯即時投遞過去。將那生垣的枝葉撥開了一處窟窿。從窿看得非常清切。他也從窿裏來張我。兩人的眼對眼相離。就祇幾寸了。我的念頭雖已轉定。彼此對了面。話却不知要從那一句說起才好。我的日本話。當中說得最流暢的。就是請教姓名的一類應酬話。當時就揀熟練而用得着的說了。他低頭含笑的半晌。才輕輕答道。問我嗎。問我的姓名嗎。我連聲說是。他紅了臉。用極低微的聲音說道。我說給你。你却不可說給旁人。使得麼。我又連聲說使得。他才說出姓名來叫藤田秀枝。我也把姓名說給他聽了。他笑着說道。我的皮球。你不給我麼。我說你的皮球怎的到了我手裏呢。你不是想拿皮球打我麼。他含笑瞟我一眼。正待答話。不知他聽

打鴨驚鴛●

忽忽如有所失●活畫出當時情景●

自必有此疑惑●

寫得細●

見了甚麼猛回頭看了一看登時現出驚慌的樣子話也來不及說球也來不及要關若驚鴻的進屋子裏去了我這邊的老闆奶奶也正走到廊簷上來我立刻裝出散步的樣子反操着手把皮球藏在背後老闆奶奶倒不在意隨即走過去了我恐怕藤田秀枝再到生垣跟前來我一進了房他便見我不着祇得一個人在院中踱來踱去並不覺着經過了多少時間直到老闆奶奶叫我用早點我才知道已是八點鐘了因我平日用早點照例是在八點鐘我口裏答應老闆奶奶就來心下躊躇道我等了這們久不來我一進去用早點不要湊巧又跑來了才好呢他剛才走的時候露出神色很驚慌的樣子這是甚麼道理呢難道是他的丈夫躲在甚麼地方看見了他和我嗎想情理沒有這們湊巧幾個月來每日這時分他必立在對面簷柱旁邊兩眼下死勁的釘住我並且沒一次不用那極媚人的傻眼望着我笑笑何以這些時會不見他有甚麼丈夫躲在那裏看他呢他剛才的驚慌必不是怕丈夫識破另外有甚麼可驚慌的事我不知道他家的底細自是無從揣想我於今且把這個皮球擱在生垣上那擦擲

寫處處不脫皮球。若依聖嘆批書法。則又曰皮球一。皮球二。如此點出矣。

文心細緻。

疑神疑鬼之筆。

的窗篷裏我在用早點的時候他若眞個走了來見了這皮球也好順便帶了轉去或是借着打皮球在他那邊院中可多留連一會沒有這皮球呆呆的立在院中等我旁人看見就要生疑了我想罷覺得很周到遂復走近生垣仍拿眼從窗篷裏向那邊張望了一會見沒一些兒動靜即將皮球塞進窗篷心裏又想是這們塞了不妥塞在枝葉裏面遮掩得太乾淨了他不曾得我通知不至注意到這裏面去若不用枝葉遮掩把球顯露在外面枝葉是綠的皮球是白的不拘那一個打這裏經過都看得出來如果剛才他驚慌的眞是爲被他丈夫發見了甚麼這個球又偏巧是由他丈夫看出來好便好不好就是害他受罪了我心裏既是這們一想還是不擱在這裏的好於是就伸手向窗篷裏打算仍把球取出來等下次見面時親手交給他誰知我的手伸去觸動了一條樹枝皮球是圓的樹枝是軟的一觸動了便滴溜溜的滾到那邊草地下去了急的我祗管跺脚恨不得跳過去拾了過來奈那生垣有六尺多高如何能跳得過去呢立了一會不得計較聽得我自己房裏有脚聲響才三步作兩步的離開了那生

旁觀者清怎敎人不起疑。

心魂已失掉了。

這當然也是一個不易解決的問題。

是個積世老虔婆。

垣原來是老闆奶奶見麵包牛乳都冷了見我還不去吃不知我在那裏幹甚麼特地跑來催我我祇得跟着進房媽媽糊糊的拿起麵包亂吃老闆奶奶先時見我在院裏以爲我是散步確是不在意後來見我遲遲不去用早點與我平日的舉動不同我在他家住了幾個月從來是一開上早點來就吃有時遲了些兒還不住的往廚房催問這種情形老闆奶奶是見慣了的這日忽然改變了態度而且洗面的器具平日洗完了臉立時就收檢到自己房裏這日不但不曾收連水都沒有傾掉在院中閑走的事也是從來沒有的老闆奶奶就疑心起來我在吃麪包的時候他便坐在旁邊笑嘻嘻的問道濟先生今早心裏有甚不愉快的事嗎舉動很是改變了常態我口裏隨便答道我有一個問題一時想不出解決的方法來因此鬱悶的很並沒有旁的事不愉快老闆奶奶問道甚麼問題這般難得解決可以告訴我大家想想解決的方法麼我聽了祇是搖頭也懶得答白我知道那老闆奶奶的脾氣是最愛多管閑事的待我却是很好全不似我幾個朋友所住貸間的老闆奶奶我那老闆奶奶也曾讀過些書認得

婦人家愛管閑事者多不獨此嫗

美人的魔力就害了你們這班留學生

鑽穴隙相窺

了結這皮球

許多漢字我從難波常雄學日本話回來讀錯了音或是忘了解老闆奶奶常說給我聽我做一件衣服或是買一件物事老闆奶奶總得問問花了多少錢在甚麽地方買來的他的性格素來是這們愛管閒事因此這日他雖坐在旁邊盤問說要替我想解決的方法我都認爲是他的素性如此全沒作理會他見我搖頭不說也就罷了我胡亂用完了早點心裏祇是放不下一時腦筋中盤旋反覆的純粹是藤田秀枝的倩影和那生垣的形式我生性愛潔平日用完早點必到洗臉的所在洗嗽一番這日不知不覺的把這一件照例的事忘了賀鈹白聽到這裏點點頭笑道是有這種情況我是過來人深知美人的魔力是無大不大的不待說你這日用完早點是直跑到生垣旁邊探頭去那籬窟裏張看了潘良仲也點頭笑道不向那裏跑還有甚麽地方可跑嗎祇是這日我在生垣跟前徘徊了三四點鐘在那窟窿裏張看了無數次一回也不曾瞧見藤田秀枝的影子賀鈹白插口問道那皮球還在那草地下沒有呢潘良仲搖頭道在不在那裏不知道因爲那生垣的枝葉太密三四尺以上可以撩撥得開所以能

薔薇雖好可惜有刺札手。

三四點鐘的功夫。就覺疲乏之無怪爲賀鉞白申斥。

求學問也肯有如此的堅忍力便好了。

撩開一個窟窿下面編紮的太緊如有些薔薇刺夾着長在裏面不能動手去撩撥那球滾在甚麼地方我都不知道我等過三四點鐘身體也實在有些疲乏了心裏揣想秀枝若是要來應當早已來了等到這時分還不來今日十九是沒有希望便決意不再等了但是臨走我還在窟窿裏張看了一回沒有才毅然決然的回房賀鉞白聽了就在大腿上拍了一巴掌唉聲嘆氣的說道你一個年輕輕的人怎麼僅僅等了三四點鐘身體就會疲乏呢我說的你老哥不要見怪你的身軀也未免太不中用了潘良仲不服道你這話說的太不原諒人我早點後雖祇等了三四點鐘早點以前等的時間難道就不作數嗎我的堅忍力自信比一般人都强你和我是初次見面也難怪你不知道賀鉞白笑道堅忍力是幹這種勾當的重要原素你這日回房怎麼樣哩潘良仲道我回房不久就用午餐老闆奶奶忽然向我問道潘先生家裏有太太麼我想他這話問得很像有些意思我本來在十二歲的時候就由家父家母主張替我定了親事祇因我七八年來在內地學校裏讀書許多朋友勸我在求學的時代不可急於結

這幾句話提醒中國人的早婚

好極

不往下問好極

婚一結了婚就得分去求學的心因此直到現在還是不曾結婚老闆奶奶問我我也懶得說這些原由祇答應家中沒有太太老闆奶奶似乎不大相信的樣子望着我笑說我常聽人說中國留學生異常好笑在我們眼中看了還是個小孩子問起他來却已結過婚生過兒子潘先生此刻已不是小孩了怎麼還不曾結婚呢我祇道已經生了兒子啊我就說中國人約婚最早有還在他母親的胎裏就已定妥了的老闆奶奶聽了我這話十分詫異連忙問道還在他母親的胎裏男女尚且分不清怎麼便能約婚呢這不是笑話嗎我就把中國有指腹爲婚的故事說些給他聽了並問他忽然問我家中有沒有太太的用意老闆奶奶笑着不做聲賀鉞白笑道你那老闆奶奶多大年紀了莫不是要轉你的念頭麼潘仲良連連擺手道不是不是他已有五十多歲了他丈夫才死了幾年他兒子都有二十多歲在郵便局裏當司員家中還有些財產祇住了我一個中國人是由一個日本人紹介給我去住的我見他笑着不做聲也就不往下問了吃過了飯無精打采的到廊簷上洗臉看藤田那邊還是沒有動靜這時我

書出失神落魄的情狀•

全集這一班老婆子和中國青年拉皮條•

想老闆奶奶再也忍不住了•

的頭腦不知怎的昏亂得厲害在房裏拿出書來讀再也讀不進腦筋裏去坐不到十來分鐘忍不住又要去院裏看看是那們跑進跑出也不知跑過了多少次心裏祇知道記罣着一方面連嫌疑都不知道避忌了我早起就在院中徘徊喊我用早點都像沒工夫不來催還不去用過早點又在院中踱來踱去的整踱了大半天吃飯都沒有心向下半天在房裏讀書更是讀一會又跑出來看看老闆奶奶也是個很精明的人並且和藤田家鄰居很多年了豈不知道秀枝生得美見了我那種坐臥不安的情形那有再猜不透的道理夜間八九點鐘的時候我打算收拾安歇又怕睡不着正一個人在房裏躊躇祇見老闆奶奶走了進來說道潘先生就要睡了嗎臥具都搬出來了我點點頭老闆奶奶便坐在我的臥具上笑嘻嘻的向我說道可惜潘先生剛才不到我房裏來錯過了一個美人你不曾看見我在那貸間住了好幾個月從沒見過有模樣略略好的女人到他家來過莫說是有稱得起美人的我祇道是他有意和我開頑笑信口答道果是可惜了我到你日本差不多一年了美人是甚麼樣子我還不知道

言下有輕視日本女人意

頂門一針　奸極

逼一句　奸極

染布的顏料　缸也許染得好些

呢你說的美人是你們日本人嗎老闆奶奶道不是日本人是甚麼人我說不然你們日本叫美利堅的人多是叫美人我以爲這美人也是美利堅的人呢老闆奶奶道我是和潘先生說正經話不是開頑笑的話潘先生果是不曾見過我日本人的美人不知道美人是甚麼模樣嗎隔壁藤田家的太太是不是個美人哩我聽了這話心裏就是一沖不好如何答應他他接連逼着問道是不是個美人先生不用客氣儘管直說我怎忍心說藤田秀枝不是個美人哩祇得點頭笑道像藤田家太太的模樣確是一個美人老闆奶奶也笑道却也來他是不是日本人哩先生見過他沒有哩知道那模樣兒不哩我說你這些話都不錯但是我惟一的承認藤田家太太是個美人然他不曾到你家來我剛才所說的是反對今晚到你家來的美人你說我可惜錯過了不曾見着的老實講這些美人我不見也罷了沒甚麼錯過了可惜老闆奶奶打了一個哈哈又點了點頭道到我家來的自然沒有可算是美人的我家是一口染布的顏料缸不論甚麼美人一到我家來便染成醜人了就是藤田家太太那般人物連先生都

老嫗說話•深得擒縱之法•不讓於水滸中之王婆也•

至此不能不懇求他•

和盤託出•方可商量•

承認他是美人的祗一到我家也得跟着染醜了好好先生收拾安歇罷吵擾了先生莫怪莫怪賀鐵白聽到這裏就哎呀一聲道壞了他說的美人一定就是那藤田秀枝嘎•你這人怎這般不機伶就這麼讓他走了嗎潘良仲笑道我那裏便獃到了這一步他才待起身我立刻拉住他陪笑說道我說話素來是這們胡說亂道的好奶奶不要和我生氣我還有要緊的話說我說時起身斟了一杯茶送到他跟前笑道這杯茶算是替我表示陪不是的誠意我唐突了美人本應處罰且待他日有機會再親向美人謝罪罷老闆奶奶接了茶就笑起來我想藤田秀枝忽然來看那老闆奶奶不是爲我還爲的是甚麼呢他必已問老闆奶奶表示了愛我的意思甚至託他做個引綫人我何不將秀枝幾個月來每日對我的情形和這日拋球的事詳細說給他聽就託他玉成其事不免了我時時五心不定終日在廊簷上院子中跑來跑去嗎我當下打定了主意就將這些話和我愛慕秀枝的心思和盤托出的說了一遍老闆奶奶靜聽我說完了望着我出了一會神突然問我道先生可知道藤田秋水是何等身分的人麼

糊塗人也不問問清楚。老婆子却知法律。只怕中國人還沒有這常識。幾句話便是一段戰爭小說。

我衝口答說不知道他又問我可知道秀枝是藤田秋水的甚麼人我說大約是藤田秋水的奥樣（即夫人）是不是呢老闆奶奶點頭道先生既知道秀枝是藤田秋水的奥樣怎麽可以是這們愛慕呢我日本的法律和有丈夫的婦人通奸是有罪的先生知道麽藤田秋水是陸軍的聯隊長我日本和露西亞國打仗的時候他還是一個中士因爲他臨陣最勇敢聽說有一次他帶着五個兵不知在甚麽地方遇見一隊露兵有三四十個那五個兵嚇的想逃走藤田秋水一個人不肯說他那邊人多我們相離太近逃也逃不了不如找一處好掩護的所在和他們困鬥一場或者有接應的兵來我們倒可活得了性命那五個兵一想也不錯就聽藤田秋水的指揮果然祇戰了半小時接應的兵到了那三四十個兵已被這六人打死了二十一個傷了八個祇剩了幾個逃跑了藤田秋水的名譽就從那一次全國皆知了連天皇陛下都知道他說是一個忠勇士卒的模範這藤田秋水爲人件件都好就祇性格太古怪他那古怪的性格說起來沒人肯信不知藤田秋水是怎生一個古怪性格且俟下章再寫



我之試作

小病

屏嫣女士

馮夷自和黃麗裳結了婚他們倆的愛情是再濃蜜不過的常常聽見他們的鄰近婦女道馮夫人今日嫁着這樣少年英俊溫存體貼的好丈夫伊是前世裏修的像我們那有這種福分呢又有些痴男人們道我們就是敲碎一百二十個木魚還不曉得來生能不能得到一個又豔麗又賢慧像馮夷的這樣夫人

這一天麗裳因爲有點小不舒適馮夷勉强着伊不許起來欵欵地問道你不覺得有什麼痛楚麼睡一會兒罷回頭叫李媽煮點粥給你吃好嗎……麗裳一手倚着枕頭一手掠着鬢髮微笑道我只是身子有些兒發輭這也算什麼呢靠一會兒就好了你別膲煩心罷又微微歎道我去年秋天裏的一病要是你見了那是如何的可憐我哩

馮夷陡然怔了一怔挨近伊身邊坐着拉着伊那白玉般的手嘻嘻地道麗裳親愛的

我想問你一句話你千萬別要傷心才好不是我就不問了麗裳偎伏在他肩上柔聲道你是問我的話又不是罵我這又傷心做甚呢馮夷道我說了前天我遇到你的好朋友楊女士伊是很記念你的我們閑談之中伊說你在師範高小教書時已抱了獨身主義伊幾次勸你你都不聽後來就是在去年秋天你病在一個老婆婆家裏雖有伊替你照應茶水醫藥但總不是一個親切體己的人你因此感慨身世覺得萬分的淒涼才覺悟人生在世是不能孤獨生活的所以我這次向你求婚竟承你允許伊還笑對我道你們這件事我是一點功勞沒有你們不用得感謝我你們要感謝的是那月老病魔呀親愛的是不是你曾有過這種思想呢你那一場病我雖沒有看見然而我今天想起楊女士所說的話心中委實說不出一種慘痛麗裳聽到這裏不覺觸動伊無父母無兄弟的孤兒苦楚一陣心

酸淚珠兒把馮夷的肩頭溫濕了一大遍已哽咽得回答不出只把個頭點點

馮夷見伊這樣的畸零又是傷心又是可憐伊止不住也淚流滿面摟着伊頸子安慰道麗裳親愛的別再傷心你現在不是孤兒了因為我的父母就是你的父母我的姊妹就是你的姊妹我就是你哥哥我就是你弟弟我是你生命途中的伴侶啊

麗裳拭淚道你們這樣的看待我

痛愛我還有什麼可傷心呢我只傷心我長到這麼大了還不曉得父母是什麼模樣兒我想起來很害怕要是至今仍牢守着從前的主張更不曉得弄到什麼田地呢憑夷深深地在伊緋紅的頰上吻了幾下禱祝道親愛的麗裳你是我的靈魂我願愛惜你保護你安慰你尊重你我的生命永遠不能和你離開除非是到那死的一日麗裳低着頭含羞說道上帝我也是這樣願他平安

口大方打油詩　某政客竊慕風雅喜藏書究版本之學苦不得門徑乞教於揚州方地山先生先生漫應曰西泠印社出版書雖貴尚可買某奉命惟謹日往青雲閣西泠印社售書處搜求方先生聞而成打油詩曰再到長安百不如紛紛牛馬亦襟裾閒來躑躅青雲閣舉買西泠印社書　（惜露）

原文献无此文